

近代術語生成研究方法芻議

劉 正中*

壹、訓練有素的狗

美國紐約時報在 1952 年 10 月 5 日刊載了一篇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章，文章中指出：讓學生獲得對各種價值的理解和感受是很重要的，他必須能真切地感受到美麗與道德的良善，否則他的專業知識只是使他更像一隻受過良好訓練的狗，而不是一個和諧發展的人。(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nd a lively feeling for values. 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 Otherwise he—with his specialized 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¹)

在知識探求的領域中，知識猶如細胞一般，單細胞組織會發展成多細胞，細胞組織分裂促成組織的增長。兒童腦部的發育成長，也猶如海綿組織一樣，外界給予愈多的養分，它就會吸收愈多，成長得愈好。你不用擔心海綿無法承受過多的養分而出現飽和情況，因為隨著吸收養分的過程中，海綿組織會隨之成長，它會增長變得更寬、更廣。我們能給學生多少價值觀念，他們就能吸收多少。或是，我們僅能給學生一種我們訂定的主觀價值標準，僅僅一種而已，而且是停留在對與錯的是非之間。那麼如果有些事情屬於非對或非錯之間時，我們的下一代是否因為我們灌輸給他們的單一價值觀念無法突破，而成為無法思考的下一代。

知識領域中，西方從神學、哲學走向醫學、法學；歷經黑暗時代走向文藝復興；從封建城邦走向民族國家、民主世界。在歷史現象中去觀察這些歷史存在的事實，這一種演變的歷史現象有其存在的多元價值。知識領域的多元價值出現，是否我們對事物的判斷價值觀念也應該從單一價值觀走向多元價值觀。在多元價值觀中，在相異之處尋找出相通的共同點；在相同之處區別出不同的細微差異特性。正如人種的多樣性，人類文化的多元性，人類必須學會彼此欣賞優點，互相包容缺點，世界才能避免戰爭的衝突。知識領域中的學科，區別學科特性而有分門別類的劃分，區別的旨在於認識特性而不是建立藩籬，不同的劃分在於建立體系而不是形同陌路。

由研究宗教神學的解釋聖經學 (Hermeneutics)，從它原始的宗教研究特定意義，

* 劉正中，台灣台北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法學博士。
lawdatabase@gmail.com

1 Fine, Benjamin, "Einstein Stresses Critical Thinking" i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52. see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New York Times* (1851-2004)

已經衍生成為學術研究上解釋學的意義。這種文字語義上的新舊意義交雜，存在著它原始意義的深層意涵，也代表著西方現代知識領域由宗教文化中氤蘊誕生而來。現代學術知識領域的探究，與神學研究相較之下，其研究方法涉及解釋文義時，也與解釋聖經學相近。時代的變化之下使得解釋聖經學（Hermeneutics）由神學研究的特定涵義走向了典雅的文書用語意義。蛻去神學中特殊意義的外衣，披上的卻是另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用語的新外衣。

單一學科在研究的發展過程，歷經了許多學術前賢的不斷努力，積累出許多學術成果後，研究的現況就愈來愈需要尋求新的突破。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不僅可以突破困窘的研究現況思路，在交叉運用各個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與不同觀點時，新的研究方法會被整合出來。所以當語義學從語言學中析出，學術研究領域向前推進，邁向更細緻的研究之後，語義學與史學相遇。自此，歷史文化語義學形成一個新的學術研究方法。

一、知識分野

外在刺激在辨認與選擇之後，出現一種認識與記憶，累積後成為生物性的行為模式或非生物性的知識來源。訊息處理模式如果出現與過去的經驗不相符合時，往往會出現一個衝突的結構。而知識的積累在衝突與協調下，不斷地發展融合，也不斷地成長出新的知識領域。

中國傳統的知識領域從不同朝代中發展出許多特色，有以經、史、子、集、叢部等區別，而將知識作一概括地分類。西方知識則從哲學出發，發展出細緻的學科知識。而當東方遇見了西方之後，知識結構分類大大不同，文化交融開始產生。在日本，有明治維新的推動下，從漢學、蘭學而至洋學；在中國，則有西學、洋務運動之蜂起，西學洋務影響清末新政的推動，知識領域的變化，轉向教育改革。具體表現在政策推動之中，其中包括有設立新式學堂、訂定新式學堂章程、學部設置等等舉措。現代化新式學科雖然在新政策中誕生，但是，在民編教科書或官定教科書的過程中，仍然出現非常混亂的情況。中國傳統知識領域的分類，逐漸脫離科舉制度下的傳統思維分類，而在混亂之中，慢慢走出一個現代化學科清晰的輪廓。

現代化學科如何在近代中國出現，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它是走向現代化的起點。然而隨著歷史的時間消逝，我們對上一代人努力過的事物似乎已經忘卻了。近現代化的學科形成中，學科術語又是如何出現的？如果前一代人已經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留下了界碑，我們是否該看清楚界碑，看清楚方向？還是選擇毀壞界碑，或任由界碑煙沒於荒山草野之中？用這樣的方式來突顯我們這一代人智慧的優越？如果不能認識歷史、了解歷史、尊重歷史，最終將會突顯地是我們的無知與愚蠢。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對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見。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的研究，第一步便是了解歷史的本來面貌，它在保守與革新、東方與西方、儒教與耶教、新知與舊學中誕生。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在這樣多樣性因素與

多元價值體系之中，它並非一夕出現，而是慢慢誕生發展出來。

今日知識領域的發展，在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等領域，都以極大地熱忱投入近現代史的研究，這些知識領域也各具特色、各擁長才，從不同角度出發，發現各自不同的問題，多元價值與多樣性色彩在研究過程中表露無遺。知識領域的分野，有助於我們認識不同領域中不同的特性，這種知識體系的分類有其優點。但是，隨著知識的拓展，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也隨之拓展。最初，為了方便童智啟蒙而做出知識領域的分類；最終，知識的分野顯然有其優點卻也令人發現其缺陷。

知識分野的缺陷表現，易使知識領域停滯不前無法繼續發展。每一個知識分野的領域中，單一學科研究創造出來的單一價值，這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核心。單一價值標準明確，對研究題材與研究方法而言，形成一種單一的慣性，容易形成單一標準的思維認知。在知識分野中，我們很容易去接受已經固有的成熟學科，但是，單一成熟學科的單一慣性思維往往也使得學科知識分野停留在既有的傳統分類標準上。面對多元價值與多樣性複雜變化的歷史，單一學科的單一研究方法往往不足以解釋歷史面貌。打破知識分野，採取一種歷史學、文化學、語義學的融合方法來研究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這種打破知識分野的方法，容易引來單一學科專家的抨擊，這種抨擊無異也是學術上的一種試煉。單一學科的專家如果不能在研究方法上尋求與其他學科研究方法有所融合，嚴守學科知識分野，研究方法視野將無法展開，文獻資料採礦也會侷限一隅，僅僅單一方面訓練有素而欠缺思考，形成自我束縛的窘狀。

目前研究現況中，因欠缺學科交叉觀點，忽略專業書籍與專業辭書而出現的錯誤，略舉一二實例，說明如下：

1.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所編輯的《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一書中，其“國際私法”詞條的詞源考證²，引自《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下冊之中，有關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第九條大學法科之科目³，而認定“國際私法”一詞近現代詞源應自1913年而來。此項見解雖有明確引證，但考據“國際私法”一詞詞源歷史背景部份⁴，顯然欠缺法學專業基礎背景，而有明顯錯誤。實則“國際私法”一詞早在1904年（光緒三十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有關政法科大學法律學門科目下即有“國際私法”一詞的出現。

2. 熊月之專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中，對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內確立一套譯書原則，文獻來源於光緒六年出版的《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實際上，傅蘭雅在1880年第二次傳教士大會與1889年第二次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上，分別又提出了譯書原則與統一名詞的建議。熊月之書中第528頁至529頁的陳述，明顯疏漏而有錯誤⁵。

2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2月，第97頁。

3 朱有瓚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第7頁。

4 參閱劉正中：〈“國際私法”一詞之考辯〉，載於馮天瑜 主編：《人文論叢 200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5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28-529頁。

3. 沈國威在〈《官話》(1916)及其譯詞〉⁶一文中，認為有關醫學術語的來源僅提及1901年博醫會的報告，以及1908年高似蘭的醫學辭典，以此基礎來推論嚴復主持的學部部定醫學詞的內容及其所作的比較。沈國威文章中針對醫學術語的來源，不僅遺漏了博醫會的第二次與第三次醫學術語報告，對博醫會在華召開過四次醫學會議（1890、1905、1907、1910）也隻字未提。事實上，中國博醫會成立後至1890年之前，有傳教醫師諸如H. T. Whitney; J. C. Thomson; B.C. Atterbury; S. A. Hunter等人都有醫學名詞命名等相關文章出現，直到1890年中國博醫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時，成立了名詞委員會，推嘉約翰為委員會主任，高似蘭等人為委員，醫學名詞統一化開始有具體組織出現而被正式推動。1894年，嘉約翰完成部份疾病名詞（*A vocabulary of diseases based on Thomson's Vocabulary and Whitney's Anatomical Terms for the Committee on Nomenclature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896年，高似蘭發表有*Medical Nomenclature*；1905年，高似蘭發表有*Medical Nomenclature China*；1907年，高似蘭又發表有*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1910年，高似蘭在中國博醫會第四次會議上當選為會長，任內推動醫學名詞統一不遺餘力。沈國威該文對醫學名詞術語統一化過程的認識不足，無法在文章中充分說明，對中國博醫會的活動也未能完整敘述，該文對醫學術語的生成有斷章取義之嫌，其所作的論述闕漏甚多，該文所作的結論，不免失之武斷。

以上的研究現況有這些缺陷與不足之處，因此，我們必須思考解決的方式，以尋求突破。

二、跨越藩籬

研究面臨缺陷與不足的困局時，找尋的脫困之路，就是打破知識分野。因此跨越藩籬在意義上有兩層，第一是從歷史事實來分析，新名詞的翻譯如何從混亂的藩籬中步入統一；第二是從現代學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來分析，跨越學科藩籬，交叉研究引領創新。

第一、跨越混亂藩籬，學科新名詞邁向統一

從歷史事實來看，1868年6月，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開館，傅蘭雅（John Fryer）擔任翻譯館英文翻譯之際，在1880年《格致彙編》第五期至第八期上發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1880年（光緒六年），又將前述文章集結成冊而成《譯書事略》一書，共分四章，第二章論譯書之法，提出譯書釐定名詞的三法則⁷；1890年，在上海舉

6 沈國威：〈《官話》(1916)及其譯詞——以“新詞”“部定詞”為中心〉，載於《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三號，關西大學東西研究所，2008年3月，第113-129頁。

7 傅蘭雅：《譯書事略》，格致彙編館，光緒六年九月；張靜廬 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初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9-28頁。

行第二次傳教士大會上，傅蘭雅提交了一篇英文論文Scientific Terminology⁸，針對在華譯書經驗，提出譯書面臨到的混亂問題與倡議統一科學譯名。同時，成立了出版委員會。在醫學及其他相關方面的名詞，早在1858年，合信（Benjamin Hobson）出版有《醫學英華字釋》⁹；1894年，美以美教會傳教醫師師圖爾（George A. Stuart）針對化學名詞的命名發表有Chemical Nomenclature¹⁰，同年，長老教會傳教醫師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對醫學名詞提出一些看法¹¹；荷蘭漢學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在1894年出版的《通報》發表有Scientific Confectionery¹²；1896年，蘇格蘭傳教醫師高似蘭（Philip Brunelleschi Cousland）發表有Medical Nomenclature¹³，同年，在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年會上，傅蘭雅提交論文The Present Outlook for Chinese Scientific Nomenclature¹⁴重申譯名統一的重要性，並主張編纂一部科技術語辭典。此時，又推動成立了科技術語委員會；1898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發表The Revised List of Chemical Elements¹⁵；1899年，第三次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年會上，狄考文提交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Terms¹⁶；1901年，博醫會編纂第一次醫學名詞術語報告¹⁷；1904年，博醫會編纂第二次醫學名詞術語報告¹⁸，同年，狄考文編纂成《中英科技術語》一書¹⁹；1905年博醫會有第三次醫學名詞術語報告²⁰，同年，高似蘭又發表有Medical Nomenclature China²¹；1907年，高似蘭發表有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²²；1908年，高似蘭編輯成醫學辭彙²³。

8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531-551.

9 Hobson, Benjamin, *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58.

10 Stuart, George A., "Chemical Nomenclature,"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V, 1894, pp.88-90.

11 Kerr, John G., *A vocabulary of diseases based on Thomson's Vocabulary and Whitney's Anatomical Terms for the Committee on Nomenclature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12 Schlegel, Gustave, "Scientific Confectionery," in *T'oung Pao*, vol. V, 1894, pp.147-151.

13 Cousland, Philip B., "Medical Nomenclature," i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6.

14 Fryer, John, "The Present Outlook for Chinese Scientific Nomenclature," in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p.155-161.

15 Mateer, Calvin Wilson, "The Revised List of Chemical Elements," in *Th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IX, 1898, pp.87-94.

16 Mateer, Calvin Wils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Terms," in *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pp.15-16.

17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appointed b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erms in anatomy, histology, physiology, pharmacology, pharmacy*,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1.

18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terms: Seco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1904.

19 Mateer, Calvin Wilson,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4.

20 *Third Report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1905.

21 Cousland, Philip B., "Medical Nomenclature China," i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22 Cousland, Philip B.,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i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7.

23 Cousland, Philip B., *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compiled for the Terminology*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學部；學部接著在1906年6月，成立編譯圖書局，專管編輯學校教本；1909年，編譯圖書局設立編訂名詞館，旨在釐訂學科中外名詞，編訂各門學科的中外名詞表，由嚴復任編訂名詞館總纂。

在1909年清政府設立編訂名詞館之前，中西日互動下，各類學科專業辭書已經出現了具體成果，在醫學辭書方面有十四部、在數學方面有九部、在動植物農礦方面有六部、在物理化學工學方面有六部、在法律商業經濟方面有二十四部、在哲學社會學方面有四部、在教育學社會學方面有八部、在兵學方面有五部。而除了專業辭書之外，在1909年之前，出現的一般辭書與術語辭彙詳解等方面辭書，至少有三十二部²⁴。

從這些過去歷史事實的發展，每一件歷史事實都存在著很深的中西文化互動，在這些文化互動的影響之下，正好折射出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統一的發展軌跡與文化的散播力。

第二、跨越學科藩籬，交叉研究引領創新

從現代學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來看，學科交叉研究就是不同的學科面對相類似的科學問題，進行研究合作，相互提供研究優勢，提昇研究方法，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並建立研究領域新的增長點。高等教育中在學科交叉研究下，才能拓寬研究領域，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知識領域也愈來愈寬廣。這種以學科交叉為研究基礎條件的突破，使現存的學科知識領域受到挑戰。跨越學科藩籬的作法，促使學科研究理論與方法論開始產生新的革命性變化。

自然科學的進步發展強調創新，社會科學也同樣在發展軌跡的道路上尋求創新之路。創新研究的突破點，可能是一種新發現，這種新發現帶動引入新的觀點。而創新的基礎就在於學科交叉研究。

在研究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的過程中，歷史複雜因素交織其中，涉及到的單一學科有歷史學、語義學以及各個專業學科，如醫學、數學、動物學、植物學、農業礦物學、物理學、化學、工學、法律、商業、經濟、哲學、社會學、教育學、社會學、兵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等各方面。因此在推動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各專業領域的研究，逐一完成近現代學科術語群生成的研究。藉由跨越學科藩籬的限制，在歷史文化語義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上，突破現有研究的不足，非常需要醫學、法學等專業領域學有專精者的加入，以避免在專業詞彙研究過程中，陷入不必要的誤解之中。所以採取開放的心態，以學科交叉研究推動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不僅能引領學科生命得到增長與創新，也能使現代學科得到永續發展。

Committee, Shanghai,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08.

24 此處辭書統計整理，不以冊為計算單位，因為某些辭書一部即有兩冊、四冊等不同，因此以部為計算單位。

貳、從一般到專業

一、一般辭書

西方傳教士在傳教事業中累積出一項極大的貢獻，那就字典的編纂。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傳教的過程中，了解與學習當地語言，這是傳教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必備工具。因此，在海外傳教的傳教士就在傳教所在地編輯了相關的語言字典，這種大規模的海外傳教活動中，也造就了各式各樣語言不同種類字典辭書的編纂。在中國也不例外，早期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所編輯的字典來看，初期它僅僅是外國人學習中文、認識中文的一種工具書，其目的在於滿足傳教士學習當地的語言或方言。傳教士所編輯的字典語言種類多元，反映當時傳教士業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傳教士編輯的字典之外，也有一些非傳教士投入字典的編輯。時至今日，這些字典的留傳，卻成為今天研究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的一項基礎文獻。

漢外辭書在明末清初耶穌會教士來華前後，有較具體的文獻出現，此階段的辭書呈現出來的有拉丁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豐富的多語系列。在1632年就有Diego Colladi編輯*Dictionarium linguae sinensis cum explicationes latina et hispana*出現²⁵；1647年Francisco Diaz有*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tion castellana, hecho con gran propiedad y abundancia de palabras*²⁶；1670年F. S. Dalquié有*Dictionnaire chinois et Français*²⁷。

外漢辭書中的英華字典一般研究皆認為始於1815年Robert Morrison所編六卷本的*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從華英辭書與英華辭書二者編纂的比較上，實際上在1807年已有Raper的華英辭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²⁸；而在1813年De Guignes有*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²⁹。顯見華英辭書的編纂，略早於英華辭書的出現。

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的載體之一，以外漢辭書為中心。漢外辭書的內容在新術語生成的過程中，其重要性則尚在外漢辭書之後。針對與近現代學科術語生成關係，以

25 Colladi, Diego, *Dictionarium linguae sinensis cum explicationes latina et hispana*, Romae, 1632.

See Chalmers, Alexander, *The Gener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J. Nichols, 1812, p.41.

26 Johann Carl Conrad Oelrichs, *Entwurf einer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A. Hauden, 1752, S.131;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ia*, Wm. H. Allen and Co., 1821, p.244; Abel Rémusat, *Mélanges asiatiques*, Tome Second,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6, p.68.

27 Astor Library, Joseph Green Cogswell, *Catalogue Or Alphabetical Index of the Astor Library*, R. Craighead, 1857, p.854; 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kunde*, Vossischen Buchhandlung, 1806, p.53; 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 Carl Friedrich Stäudlin,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von ihrem Anfang bis auf die neuesten Zeit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807, S.92.

28 Raper, Mat.,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4 vols., London, 1807; See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vol. VII, New York, The Henry G. Allen Company, 1890, 9th edition, p.191; Johann Severin Vater, *Litteratur der Grammatiken, Lexika und Wörter sammlungen aller sprachen der Erde*, Nicolai, 1815, S.45.

29 Julius Theodor Zenker, *Bibliotheca orientalis*, vol.II, Leipzig, Guillaume Engelmann, 1861, p.507.

出版時間先後，略有以下幾種：

1. 馬禮遜《華英字典》六卷本1815-1823
2. 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1844
3. 麥都思《英華字典》兩卷本1847-48
4. 羅存德《英華字典》四卷本1866-69
5. 鄭其照《字典集成》1868
6. 盧公明《英華萃林韻府》1872

以法學術語中「繼受」一詞為例，在前述一般辭書中的表達情況如下：

1819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華英字典》中，尚無「繼受」一詞，僅限於「繼」、「受」二字單字的解釋。

「繼」，A line of succession; coming one after another in course; successively; that which contains or preserves a succession of; continuing the same pursuits as ancestors.³⁰

「受」，To receive; to accept of; to continue the succession of; to contain; to endure; to bear.³¹

1843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辭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一書中，僅有「繼」字的解釋，並無「受」字的解釋³²。

1848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一書中，在receive中則有如下的解釋：to receive as an inheritance襲受，此解釋雖非Reception，但中文字義已較為接近繼受。Reception一詞，作領受之事解釋³³。

1856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分韻撮要》，沒有「繼」字的解釋，也無「受」字的解釋³⁴。

1862年，Chalmers的英粵字典 *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一書中，并未出現有Reception³⁵。

1865年（日本慶應元年），日本學者中村敬字手抄本《英漢字典》，有Reception，作領受之事解釋³⁶。

30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 vol. I, 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 p. 382.

31 Ibid., p.758.

32 Medhurst, Walter Henry,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I, Batavia : Parapattan, 1843, p.787.

33 Medhurst, Walter Henry,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II,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8, p.1054.

34 Williams, Samuel Wells,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pp.147-153.

35 Chalmers, John, *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 Hong Kong,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ess, 1862, p.117.

36 中村敬字 抄寫：《英漢字典》第八冊，慶應元年（1865年），第24頁。該手抄本為美濃紙本，共計十冊，第一冊頁首，記有「乙丑八月廿六起寫，同十一月晦卒業」。第十冊頁末，抄寫有英文序言共七頁，序言末屬名為“W. H. Medhurst, Shanghai, Feb. 3rd, 1847”，可以明確證實此

1869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原著，《英華韻府歷階》傳至日本，由日本學者柳澤信大訓點後出版，改名為《英華字彙》，該書中有關Reception一詞並無收錄³⁷。

1872年，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辭典 *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書中，Reception有領受之事、接受之事等解釋³⁸。

1874年，Stent的辭典 *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一書中，僅有「繼」字的解釋，to connect; related to; to tie; to bind or fasten。考察其內容似有錯誤，將另一字「繫」字的解釋，作a line of succession; successively; hereditary。「繼」、「繫」二字的解釋錯誤倒置³⁹。另外，該書之中並無「受」字的解釋⁴⁰。

1882年，Condit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一書中，有Reception一詞，作領受之事、收等解釋⁴¹。

1893年，Foster的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一書中，並沒有Reception一詞⁴²。

1900年，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一書中，有「繼」字解作：To connect; To adopt; To continue; to follow.⁴³

1902年，羅布存德 原著，《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一書中，有Reception一詞，作收接、受納、接納、收納、納受、恩接、好招待、善接人等解釋⁴⁴。

1903年，汪榮寶與葉調編纂的《新爾雅》一書，有關「釋法」中，稱：「以直接間接採用他國之法律者，謂之繼受法」⁴⁵。

1908年，顏惠慶的《英華大辭典》中，Reception有領受、容受、容入、聽從等解

手抄本抄自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I-II,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7-1848. 中村敬字，江戶人，名正直，號敬字，又稱敬輔。幕府時期的文官，明治維新以後，大藏省翻譯局長、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東京學士會院會員，明治二十四年歿，年六十。著有《西國立志編》、《西洋品行論》、《自由之理》、《西洋節用論》、《西洋童子鑑》、《西稗雜纂》、《漢土訓語》、《共和政治》、《報償論》、《自敘千字文》、《敬字文》、《敬字演說集》、《敬字先生集》、《愛敬餘唱》、《敬字詩集》、《敬字先生詩文偶抄》、《敬字文集》、《訓點天道溯源》。參見石井研堂，《中村正直傳》，東京 成功雜誌社，明治40年2月，第41-48頁。

37 [英]斯維爾士維廉士 著；柳澤信大 校正訓點：《英華字彙》，東京府，香芸堂，明治二年(1869年)，第225頁。

38 Doolittle, Justus, *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vol. I, part I,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p.396.

39 Stent, George Carter, *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1874, p.151.

40 Ibid., p.120.

41 Condit, Ira M,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82, p.95.

42 Foster, Mrs. Arnold, *An English and 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3, p.106.

43 Baller, Frederick William, *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p.28.

44 羅布存德 原著：《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歲次壬寅孟春初版，第1325頁。

45 汪榮寶、葉調：《新爾雅》，上海文明書局，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第27頁。

釋⁴⁶。

二、專業辭書

學科術語的生成，它並非僅僅存在於一般辭書中的陳述。專業術語的生成，更多來自於專業書籍，或從專業書籍中積累形成專業辭書。因此，在法學術語的生成過程中，除了法學專業書籍的出現之外，法律專業辭書的重要性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觀察。此時詞彙用語已經從一般的用語意義走向了專業化、特殊化。辭書的發展也從一般辭書走向專業辭書，在研究專業術語時，就應該從一般進入到特殊、從一般進入到專業。

以近現代法學術語生成研究來看，法學術語與醫學術語都具有非常專業的語言特性，語詞的表達上往往不同於一般詞彙意義。因此，單一法學術語的專業意義與一般用語的意義內涵是大大不同的。這種區別往往被忽視，如不能加以區別，則專業術語的專業性與一般語言的一般性無異。研究者僅僅取材一般辭書，卻忽略專業書籍與專業辭書的內容變化，這樣的研究方式導因於欠缺法學或醫學的專業基礎，就極容易陷入錯誤而不自知。

以法學術語中「繼受」一詞為例，在前述的一般辭書中尚不具專業術語的專業性，僅僅是一般字詞的普通意義。但是，進入到法學專業的辭書時，這種專業意義的特性才被解釋、被表現出來。

從日本法學專業辭書中來看，日本在明治時期開始有法律專業術語方面的工具書出現，以現有資料統計，約有如下幾種：

1883年，司法省編譯有《法律語彙初稿》⁴⁷。

1889年，Broom編，林健翻譯的《精撰法律格言》⁴⁸。

1901年，大日本新法典講習會編有《新法律字典》⁴⁹。

1901年，澄川政吉編有《法律辭解上卷》⁵⁰。

1902年，田邊慶彌編有《法律經濟辭典》⁵¹。

1903年，鶴澤總明有《法律辭解》⁵²。

1905年，鶴田忞有《法律格言義解》⁵³。

1906年，澤井要一有《袖珍獨和法律辭典》⁵⁴。

1907年，渡部萬藏有《法律大辭典》⁵⁵。

46 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第1847頁。

47 司法省編譯：《法律語彙初稿》，東京：司法省，明治十六年十二月。

48 Broom編，林健譯：《精撰法律格言》，東京：畏三堂書店，1889。

49 大日本新法典講習會編：《新法律字典》，東京：大日本新法典講習會，明治三十四年三月。

50 澄川政吉編：《法律辭解上卷》，京都：政法學館，明治三十四年二月。

51 田邊慶彌編：《法律經濟辭典》，東京：寶文館，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

52 鶴澤總明：《法律辭解》，東京：明治法律學校講法會，明治三十六年。

53 鶴田忞：《法律格言義解》，東京：清水書店，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

54 澤井要一：《袖珍獨和法律辭典》，東京：帝國獨逸學會，明治三十九年五月。

55 渡部萬藏：《法律大辭典》，東京：郁文舍，明治四十年七月。

1907年，渡部萬藏有《法律語彙》⁵⁶。

1908年，青木隆 編有《法律經濟熟語辭典》⁵⁷。

1909年，井上忻治有《獨和法學大辭典》⁵⁸。

1910年，藤井信吉 編有《獨和法律辭典》⁵⁹。

1910年，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有《法律辭解》⁶⁰。

1912年，明治大學出版部編纂有《法律經濟辭解》⁶¹。

中國在法學專業術語方面辭書的出現，較之日本約晚了十年之久。以法學術語「繼受」一詞來觀察，並對中國的法律辭書作一初步統計如下：

1903年，汪榮寶、葉譚兩人編纂的《新爾雅》之釋法篇中，有固有法、繼受法的解釋⁶²。

1907年，錢恂、董鴻禕編有《日本法規大全解字》，對繼受一詞並無收錄⁶³。

1908年，四川法政學堂劉天佑等人編纂有《法律名辭通釋》十卷本，有關繼受一詞，在卷三⁶⁴與卷十⁶⁵中分別提到。

1913年，韓德清編有《法政辭解大全》，書中有繼受法⁶⁶一詞。

1927年，朝陽大學教授李祖蔭編有《法律辭典》，繼受一詞在書中有兩處提及⁶⁷。

1934年，汪翰章編輯有《法律大辭典》一書，書中提及繼受一詞有兩處⁶⁸。

1935年，朱采真編輯的《中國法律大辭典》書中，收錄有繼受法一詞⁶⁹。

1935年，鄭競毅編輯的《法律大辭書》書中，有關繼受一詞，有兩處可以參考⁷⁰。

1936年，張崇恩編有《華英雙解法政辭典》，書中有關繼受的相關解釋有四條：繼受取得、繼受法、繼受的、繼受權不能優於原權⁷¹。

1936年，董堅志編的法律辭典，在繼部中並無此詞⁷²。

56 渡部萬藏：《法律語彙》，東京博文館，明治四十年七月。

57 青木隆 編：《法律經濟熟語辭典》，東京：清水書店，明治四十一年四月。

58 井上忻治：《獨和法學大辭典》，東京東海堂，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

59 藤井信吉 編：《獨和法律辭典》，東京：金港堂，明治四十三年四月。

60 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法律辭解》，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明治四十三年。

61 明治大學出版部編纂：《法律經濟辭解》，法律科第一年講義錄，明治大學出版部，明治四十五年。

62 汪榮寶、葉譚：《新爾雅》，上海文明書局，光緒二十九年七月，第 27 頁。此書嚴格來說並非法學辭書，但書中釋法篇的解釋俱採專業解釋，故而將之納入專業辭書之列。

63 錢恂、董鴻禕編纂：《日本法規大全解字》，商務印書館，丁未年正月，第 66-67 頁。

64 劉天佑：《法律名辭通釋》卷三，四川紳班法政學堂，光緒戊申年，第 55 頁。

65 同上，卷十，第 8 頁。

66 韓德清：《法政辭解大全》，出版地不詳，民國二年，第 193 頁。

67 李祖蔭：《法律辭典》，朝陽大學出版社，民國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第 198-199 頁、第 557 頁。

68 汪翰章：《法律大辭典》，上海大東書局，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第 755 頁、第 1807 頁。

69 朱采真：《中國法律大辭典》，上海世界書局，民國二十四年四月，第 322 頁。

70 鄭競毅：《法律大辭書》，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第 671 頁、第 2222 頁。

71 張崇恩：《華英雙解法政辭典》，天津百城書局，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第 538 頁。

72 董堅志：《法律辭典》，上海大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第 178 頁。

叁、結語

現代化學科術語語義的研究，如果欠缺對歷史文化深層的認識與理解，無法觀察出歷史文化的特殊結構現象，那就極其容易僅以其所見，而陷入鉅釘訓詁之中，形成摸大象的研究。因此，絕不宜將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方法與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混為一談。筆者強調超越學科視野的界線，以更寬廣的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解釋現代化學科新語的誕生，有其學科交叉與創新的必要，以「超越界線」的觀點，主張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就是以「超形式的解釋學」觀點，對專業術語群的建立進行解釋分析。藉由超越學科界線的高度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現代化學科術語群的生成並非存在於一般辭書，而是從專業書籍中走向了特殊的專業辭書之中。

學術的研究往往被過於強調學術自由，而忘記了學術責任。惟有學術自由，才能有源源不斷地新思想、新方法，最終引發學術創新。學術自由的基礎在於包容多元價值與多樣性文化，惟有包容，才能有更多的自由。只有更多的包容才能結合更多元的價值觀點，整合多樣性的文化。這些多元文化價值在透過學科交叉的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方法下逐步開展，我們希望這種超越界線的超形式解釋學能將歷史上多元文化價值一一呈現其本來的面貌。